

远方出版社 ■

忏悔录

(下)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E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下)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卷	(1)
第 二 卷	(25)
第 三 卷	(38)
第 四 卷	(56)
第 五 卷	(79)
第 六 卷	(100)
第 七 卷	(125)
第 八 卷	(152)
第 九 卷	(177)
第 十 卷	(203)
第十一卷	(254)
第十二卷	(285)
第十三卷	(318)

第九卷

—

“主，我是你的仆人，你婢女的儿子。你解开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感恩的祭品。”请让我的心和我的唇舌颂扬你，使“我的四肢五官说：主，谁能与你相比？”请你答复我，求你“向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救主。”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干过？即使不干，至少也曾说过；即使不说，至少也曾想过。但你，善良仁爱的主，你看见死亡深入我的尸身，你伸手消除了我的心源之中的罪恶。我就抛弃了我从前追逐的一切，追求你原本希望的一切。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的自由意志在什么地方？从哪个隐蔽的处所一瞬间脱身而出，俯首来接受你温柔的约束，肩挑起你轻松的担子？耶稣基督，“我的依靠，我的救主！”我突然间对扔掉浮华的兴趣感到无比的欢畅，以前惟恐丢失

的，这时却欣然与它决裂。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露，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殆尽，你进入我的心灵，取代了这一切。你比任何其它乐趣更加高雅，但不是征对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加灿烂，比任何奥秘更为深邃，比任何荣誉更加尊贵，但不是征对自高自大的人而言的。这时我的心灵已将偷窥和营利的念头、淫逸和狡猾的心志从无数纷扰中完全摆脱；我对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助佑，我的主、天主，我向你倾诉心声。

二

“在你降临下”，我决定不用众目睽睽的办法，而用温和含蓄的方法摆脱我法律集市上卖弄口舌的职务，不再让青年们不“钻研你的法律”以及你的和平，而去钻研骄狂轻浮的词藻和市场的争论，在我的口袋中购买信口雌黄的武器。幸好这时离“秋收假期”已是不远了，我决定忍过这几天，像平常一样离校。我既然已让你救赎，就决不想再重蹈出卖自己的覆辙。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定下的打算，除了家人和几个知己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约定不要对外界随便透露消息，虽然那时我们已经从“泪谷”上升，唱着“升阶之歌”，在你手中领取了“利箭和热炭，抵御诡辩的口舌”，这些口舌打着忠告的幌子进行阻挠，好象满怀关切，其实却把我当作食物一样吞了下去。

你用爱的利箭射穿我们的心，你的训示和你忠诚的仆人的圣行已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把黑暗变为光明，就好像使我们获得了再生，把我们思想燃起熊熊火炬，烧毁了我们的疲弱，使我们不再沉甸甸地下降，而是意气风发地向上升腾，凡是从诡辩的唇舌中吹出的阻挠的逆风，不但不能熄灭我们内心的神火，反而越吹越旺了。你的圣名早已广传于世界，所以，当然也有赞赏我的理想和计划的人，但假如不等很快就要来临的假期，未免近于突然；因为如果不等秋收假期的到来就先辞掉职高奉厚的公职，那么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免不了要议论纷纷，认为我妄自尊大。让别人猜疑我的心理，诽谤我们的善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由于夏天教学任务劳累过度，我的肺部开始感到不舒服，呼吸困难，胸部隐痛，证明我已有病，不能发出宏亮的声音。开始时六神无主，因而不得不放弃教师的职位，即使能够治好，也必须暂离讲席。但我已经有了坚定的主意，要“休息，并看到你是主”，——我的天主，你明白这事——我反而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并非谎言的辞职理由，足以平息那些只为子女打算而要我卖命的人们的心绪。我十分愉快地忍耐着这一段时间，等它过去——估计二十天，我记不起来了——终于毅然熬过了；过去和我一起担负艰辛的是名利之心，这时如果不是用坚忍来取代名利之心，那我真的要萎靡困顿得难以支撑了。在你的仆人中，在我的弟兄中，也许有人觉得既然我要一心侍奉你，如果再在谎言的讲坛上停留片

刻，那就是犯罪。我对此不想辩解。仁慈无边的主啊！你难道不是已经把这种罪过和其它可怕的、致命的罪行在圣水中一洗而光了吗？

三

凡莱公都斯对我们的幸福却是忧心忡忡，由于他看到自己由于无法摆脱的束缚，将被迫与我们分手。他不是基督徒，可他的妻子却已接受了“洗礼”；他之所以不能与我们同行，最大的阻碍便是他的妻子，他自称惟有一个办法可以作奉基督教，而这办法他却不能采用。可他真诚地把房屋租借给我们，随便我们居住多久。主啊！你将在好人复活的时候奖赏他，因为你已经把好人的结局赠予了他。离别后，他前往罗马，患了重病，在病中领受了洗礼，然后安然逝世。这样你不但可怜他，并且也照顾到我们，使我们不致于想起这位推心置腹的良友竟被摒充在你的羊群之外，而感到无穷无尽的悲伤。感谢你，我的天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的劝诫，你的安慰都表明了这一点。你言必信，行必果，以青春永驻的天堂的温暖，酬报了凡莱公都斯借给我们避暑的加西齐亚根别墅，你宽赦了他毕生的罪业，把他安置在“富庶的山上，你的山上，美丽的山上”。

那时凡莱公都斯快快不乐，内布利提乌斯却跟我们一起高兴。他还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曾经陷入最危险的荒谬学

说的泥坑，他觉得你的圣子——即真理本身——的肉体不过是幻影，但此时已抛弃了他的错误看法，虽然还没有领受教会的“圣事”，却正在十分热烈地追求真理。当我们改邪归正，通过你的洗礼获得新生后不久，他也成了虔诚的公教信徒，全家也跟随他接受了信仰；他和家人一起留在非洲，在淡泊平静的和美生活中敬奉你，于是你就感召他脱离了尘世。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不管这话的含义是什么——我的内布利提乌斯，我的挚友。主啊，他从奴隶的地位而获得自由，成为你的义子，他现在生活在那里。对于这样一个灵魂，能有其他更好的归宿吗？他生活在那里；对于这种境况，他曾向渺小愚钝的我提出过很多问题。现在他已不再侧着耳朵贴近我的嘴边了，现在他那超凡脱俗的口舌尽情畅饮着你的灵泉，吸取你的智慧，过着永远无边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我想他不会沉沉醉去而把我忘记，这是因为他畅饮了你，而你是始终关怀我们的。当时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极力安慰凡莱公都斯，尽管他对我们的归正郁郁不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勉励他尽到分内的、夫妻生活的责任。对于内布利提乌斯，我们等待他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和我们相距不过咫尺，而且几乎就住在一起了。这些日子终于过去，我真度日如年，因为我渴望着空间自由的时刻，为了能尽情歌唱：“我的心对你说：我曾寻找你的圣容，主，我还要继续寻找你的圣容。”

四

正式离开雄辩术讲席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虽然我在思想上早就脱离。大功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灵魂，目前又解放了我的嘴。我欢天喜地感激你，同亲友一行，启程到别墅中去。在那里我写什么呢？我已经用文学为你服务，但还有学校的傲慢气息，就象奔跑的人停下来后还感到呼吸还特别急促；在我记述和友好谈论或在你面前自问自答的语录中以及和外出的内布利提乌斯的通讯中，都表现出这种气息。我已经忙于要转向更重大的事情了。我什么时候才有充足的时间来追述你特别是在这一阶段赐给我的所有大恩大德呢？往事如烟。主啊！向你忏悔往事，我还感到温暖，就像在回想你不知用了哪一种利箭刺我的灵魂，征服了我；你如何“铲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岖的峰谷”；你如何用你的独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使我心爱的弟兄阿利比乌斯俯首就擒，最初他甚至在我们的书札中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厌恶，宁肯在我文字中闻到学校中的、已被“你砍倒的香柏”的气息，也不愿意闻教会内有防范毒蛇功能的奇妙药草的气味。我的天主啊！我朗诵大卫的诗歌、洋溢着由衷信仰的诗歌、最能扫荡我们满腔傲气的诗歌时，我对你发出了哪些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生，我与阿利比乌斯都是“望教者”住在乡村别墅中，

母亲同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女人，但在信仰上却是出色的大丈夫，她具有老人的稳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我在朗诵这些诗歌时，发出了怎样的呼声？把我心中点燃了多么炽热的爱火？我怀着这样的热情，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这些诗篇对全世界朗诵，用来谴责人类的狂妄！但是全世界不是都在朗诵吗？“没有一人能挣脱你的养育。”我是多么憎恨那些摩尼教徒！却又可怜他们的昏愚，不明白那些涵意，不认识那些妙药，相反却至死不悟，诅咒这些保佑生命的良药。我真希望他们隐藏在我身旁；当我心旷神怡地朗诵《诗篇》的第四首时，希望他们凝视我的面容，聆听我的声音，盼望他们领会到这些诗歌是怎样为我而发的：“我的公正的天主啊！我向你呼吁时，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之中时，你使我舒畅；求你怜悯我，俯听我的祈祷。”希望他们私下暗语，而我并没有觉察；不然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朗读这篇诗是针对着他们的；其实假如我知道有人在听着看着，我决不会说话，决不会说那些话；他们呢，也决不会认为这些话出自我的肺腑，而仅仅是在你面前，对我自己说的。我一方面恐惧不安，一方面却兴高采烈地仰慕你的仁慈。当你的慈祥之神对我们说：“人类的儿子们，你们心事重重，何时中止？你们为什么会喜欢空虚，迷恋虚伪？”上述各种情境已经从目光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声音和气息中表露出来。确实，我喜欢过空虚，寻找过虚伪。但是主，“你已经明显表彰你的圣者”，“使他起死回生，使他升上天堂，位列在你的右

侧”，又从天上派来他所称许的“施慰之神，真理之神。”他已经派来了，可我却还一无所知。他已经派来，因为他已复活上天，得到了张扬。在这以前，“圣神”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获得荣耀。先知呼喊说：“你们心事重重，何时停止？你们为什么喜欢空虚，寻找虚伪？你们应该了解天主已经显耀他的圣者。”他至今在呼喊：“你们应该知道。”可我仍长时间浑浑噩噩，喜欢空虚，寻找虚伪。所以，我中听了心中不禁惊讶，因为我回忆从前的情况，这些话确实针对我这样的人说的。我奉为真理的那些幻影，不过是空虚，是虚伪。我回想到这里，止不住悔恨叹息。希望那些现在还在喜欢空虚、寻找虚伪的人听听这些话！也许他们也会坐立不安而痛改前非的。假如他们对你呼吁，你一定倾听他们，因为“代我们求你”的基督，真的用血肉之躯替我们受死。

当我读到：“发怒吧，不要再犯罪！”我的天主，我是何等激动，我已经懂得憎恨我过去的罪行，决心今后不再犯罪；我理该发怒，因为并不是另一个黑暗腐败的本性利用我的身体而犯罪，正如那些不懂得自恨、“因为自身积聚着天主正义审判的忿怒”的人们所说的。我的财富不在身外，也不是我在太阳之下用肉眼能寻找得到的。凡是把快乐寄托在身外之物的，就容易丢掉节操，沉醉在有形的、短暂的事物，他们的思想饥不择食地舔舐着那些事物的影子。唉！直希望他们觉得空虚厌烦而喊出：“谁会指给我们幸福？”我们将回答他们说：“主，你的尊容灵光深刻在我们心里。”因为

我们不是“普照生灵的真光，我们只是受到了你的光照：我们“原本是黑暗的，在你的怀中才变成光明。”唉，真希望他们能看到身内的永恒真光！尽管我已感受到，但却无法向人显示。真希望他们背着你而注视外界事物的眼光能向我袒露出他们的内心，肯对我说：“谁能指给我们幸福？”我本来也就是在这方寸之间生气，就在心灵深处发出悔恨，宰割“旧我”作为牺牲后，我的“新我”开始信任你而陷入沉思，也就在这时，你开始让我体味到你的甜美，“使我的心灵感到喜悦”。我口诵心记，欢欣鼓舞，不想再移情于外物，浪费食时间，同时被时间所吞食，因为我在永恒的纯正本体中有另一种“小麦”，另一种“酒”，另一种“油”。读到下一节，我的内心禁不住高呼喊道：“啊，在和平里，就在存在本体中，我安卧，我熟睡。”《圣经》上所谈的“死亡被消灭在凯旋之中”一旦实现，谁能抗拒我们呢？永恒不变的你就是存在的本体，在你之中足能获得荡涤一切忧患的宁静，因为没人能与你相比，也不必再追求你以外的所有一切。“主，你巩固了我，把我收敛在希望之中。”我朗诵着，满怀热烈的情绪，可想不出如何对付那些充耳不闻的死人，以前我也是其中之一，曾经散布瘟疫，对浸润天上的甘露、映照着你的光辉的《圣经》，曾经狠毒地、无知地狂吠；想到那些和《圣经》为敌的人，真让我不胜悲伤。

什么时候我能追述这次假期里的所有经过？但对于你严厉的鞭策与迅雷不及掩耳的仁慈，我决不能忘记，决不会默

不作声。这时你用牙痛来惩罚我，痛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到请在场的亲朋们替我祈求你怜悯一切的天主。我写在蜡板上拿给他们看。我们双膝刚刚下跪，热切地祈祷，我就一下子痊愈了。这么剧烈的疼痛，是怎样消失的呢？主，我的天主！我真是激动不已，我承认，因为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你的德能渗透到我心灵深处，我从信仰之中得到喜悦，颂扬你的圣名，然而这信仰对于我从前没受洗礼赦免的罪行来说还不能让我放心。

五

秋收节过后，我通知米兰人，要他们给自己的学生另外聘请一位贩卖言语者，原因是我已决定献身给你服务，况且因为呼吸困难，胸部疼痛，我已无法胜任此项职务。我又写信给你圣善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述说我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的志愿，向他请教我最好读《圣经》中的那一卷，使我能有更充分的准备，以便领受洗礼的恩泽。他让我先读《以赛亚书》，这肯定是因为这位先知最懂得如何清晰地预言你的福音和外族的归化。可是一开卷我就弄不懂其中的意义，并且认为全书都是这样，就暂时放下，盼望等我对你的圣训十分明白后再行阅读。

六

我登记接受洗礼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离开乡下回到米兰。阿利比乌斯想和我共同受洗，同沾再生的恩泽。这时他已满怀谦恭，具备领受你的“圣事”的精神；他特别坚毅地压抑肉欲，竟敢在意大利冰冻的土地上赤脚步行。除我们两人之外，加上我在欲海中私生子阿得奥达多斯。这个孩子，你给了他很好的禀赋，还不满十五岁，而才智已经超过了许多老年博学之士。主，我的天主，我承认这全是你的恩赐，你是万物的创造者，你能抚平我们的丑行。我在这孩子身上，除了罪孽之外，一无所有。我们之所以能遵循你的法度教养他，也是由于你的启示，而不是别人教导。所以我只能归功于你的恩典。在我写的《师说》一书中，记录了他与我的谈话。你了解书里所列与我交谈者的议论，那些就是他十六岁时的思想。我记得他还有很多更独到的见解。这样的天赋真使我惊讶，除了你之外，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你不久就让他脱离尘世，我对此感到放心，他的童年和他的一生，我都不必担心忧虑了。他与我们同时享受你的恩惠，并将在你的国度里栽培成长。我们接受了洗礼，从前生活上的许多阴影已经荡然无存。在那些日子里，我佩服你为援救众生而制定的高明长远的计划，觉得无限愉快，但并不以此满足。听到你圣堂中一片和平恬静的歌唱之声，让我热泪盈眶。这

声音穿透进我的耳膜，真理便随之滋润我的心田，鼓动起诚挚的情感，尽管泪流满面，可心情却异常舒畅。

七

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鼓励人心的方法，就是弟兄们同心协力，热情歌唱。大概是一年以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优斯蒂娜受了阿利阿派教徒的诱惑，听信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乌斯。虔诚的群众夜间也留在圣堂中发誓与他们的主教，你的仆人同生共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这事，彻夜不眠，并且站在最前面，专心以祈祷为生活。我们虽然还没有具备你的“神圣”的热情，但和全城一样焦急不安。这时惟恐民众因忧郁而精神颓废，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俗，教他们歌唱圣曲圣诗。这种方式被保留下来，直到现在世界各地所有教会都采用了。

也就在此时，你托梦给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明普罗泰西乌斯与盖尔瓦西乌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地。你在神秘的库藏中保存了两人的遗体，经历了许多寒暑而不腐烂，等到这恰当的时机出向人们昭示，以此抑制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的专横。遗体挖出之后，用隆重的仪式奉迎到安布罗西乌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但那些受魔鬼愚弄的人恢复了宁静，连魔鬼也承认自己失败。更有一个闻名全城的、多年双目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探听原由，就起身让人引导他前

往。到了那里，他请求允许他用手帕摸触一下“你所珍视的神圣的死者”的棺材，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放在眼上，双目立刻复明。这消息远近轰动，于是人们就隆重热烈地展开了对你的颂扬。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虽然没有转向健全的信仰，但她虐待教会的凶焰不得不收敛起来。感谢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引向什么地方呢？我竟会对你诉说这些已被我忘掉的重大事件！虽然“你的香膏芬芳四散”，我们不用奔波寻找，因此现在听到神圣的颂歌声音，更让我涕泪纵横；过去我只会向你叹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呼吸，使我的“茅屋”里充满馨香。

八

“你让同心同德的人住在一起”，让我们的同乡青年埃伏第乌斯来同人们作伴。他原是政府要员，在我们之前皈依了你，接受了洗礼，就辞掉官位，转而为你效力。我们常在一起，而且有了坚定神圣的主意，要终身聚在一起。我们探讨在什么地方最能为你效劳：决定同回到非洲。到了梯伯河口，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紧张又匆忙，把很多细节忽略不说了。我的天主，对于我没有提到的、我所亲身领受无数恩宠，只能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和感谢。但是对于你的婢女，永生的母亲的哀思之情，我却不能略而不谈。我不谈她的往事，而是追述你给她的恩惠。因为她既非自生，也非自养，

是你创造了她；生她的父母也不会预料到未来的情景，都是你的基督的引导，你的“独子”的法则，使她在你的教会所属的一个良好的教友家庭中，受到对你庄严崇敬的教育。我的母亲除了缅怀她生身之母的勤劳抚育之外，更称赞一位老保姆对她的尽心教导。我的外祖父小时候就是这个女人带大的，就像姑娘们惯常背负着孩子一样。所在在这个教友家庭中，主人们对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妇人都特别敬重，所有的女孩子都托她管教，她也全心照料，必要时用神圣的教规约束她们，而平常教导她们时也是循循善诱。除了让女孩子们与父母同桌共进极为俭朴的三餐外，为了不使她们沾上不良的恶习，即使特别口渴、也不许她们随便喝水，对她们发出极合情理的告诫：“现在你们只喝清水，因为没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们出嫁后，成为食品储藏室的主妇，会感觉清水淡而无味，取酒痛饮就会成为习惯。”她一面这样开导，一面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饮食无节，而女孩子们对饮水也就有了合理的节制，哪能再有不合体统的嗜好呢？

事情虽然这样，但我母亲仍然渐渐产生了对酒的嗜好。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的。她的父母看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常常让她从酒桶中取酒。她拿酒杯从桶口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舐一舐，并不多喝，因为她并不想喝。她之所以这样，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喜动而好玩，孩子的这种倾向只有在家长管束下才会被纠正。这样，每天增加一点，——“凡忽视小事，就